

陈老石入社

王希坚著

新文艺出版社

3
29



王 希 坚

陈老石入社

陈 老 石 入 社

王 希 坚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24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3/16 字數 58,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6) 0.24 元

目 次

陈老石入社.....	1
老殷.....	39
盖新房.....	60
小毛病.....	70
后记.....	86

陈老石入社

第一章 “閑不住”和“忙不开”

天剛黑，下地的人都陸陸續續地回家來吃晚飯了，朱大閃早拿了他那大喇叭筒子，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地喊起來：“吃過飯就开会啦，都到學校大屋里去啊！”听見他喊的人都悄悄議論說：“今天大閃喊話嗓門格外大，八成是又有了什麼要緊事啦！”

朱大閃是村里的支部書記，他有一个綽号，叫作“忙不开”，对于公家的事情，他非常積極，一件事办不完，晚上就睡不成覺。对于那些重要的事情，他还不肯放心讓別人去干，总是要自己动手。所以別人都說他：“冬天忙得滿頭汗，夏天忙得滴溜轉。”不管誰到这村里來工作，第一个印象就是看見他滿村东跑西跑，喳喳呼呼，不管事大事小，也不管有事沒事，总是看見他时时刻刻在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个綽号就叫开了。大家这样叫他，一方面是佩服他对工作的那种热心，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嫌他太“無事忙”了。

大閃今天到区里去過一趟，区委書記宋天右对他說，已經批准了他們村成立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批准了他們的建社計劃，并且同意他当社長。大閃一听，心里高兴極了，簡直有点兒暈乎乎的样子，往回走的路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走回來的还是飛回來的。一到家就摸那大喇叭筒子。可是一想，

現在干活的人都还在地里哪！开会反正是要等到晚上才行。想到这里，他又用了最大的耐心把大喇叭筒子放下，准备等到晚上再召集开会。

可是这样一來，他就觉得時間仿佛过得特別慢，他一会儿站起來，一会儿坐下去，心里头那股子急躁情緒总是按捺不住。后来咬了咬牙，还是再把那张工作组帮助拟定好了的、已經看过几百遍的建社計劃拿出来再仔細看一遍。在这計劃上面，有大体商量好了的願意入社的人的名單，大閃逐个逐个地点了一遍名，并且在其中两个人的名下反复考慮了好大一陣。

这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孙太和，按划成分的标准來說，应当算作是家新富農，可是这几年來也沒有進行过評成分，也就沒有人能說他到底算个什么。这个人，是个專門做投机生意的老油子，周圍几百里路以內的物价，在他心里象有着一張表一样，再沒有比他清楚的。他今天到东边去販布，明天又到西边去賣粮食，一塊錢在他手里，一轉眼就成了兩塊、三塊，他的家也就是这样暴發起來的。可是这个人在干部面前，又善于摸弄“光滑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所以好多干部对他的印象還不錯。在合作化运动中，起初他連互助組也不参加，后来忽然不知道因为什么突然積極起來，自动地报名参加合作社。朱大閃看得出來，这个人入社的条件是不大够的，而且他的入社动机有問題。朱大閃在考慮当中已經好几次把他的名字勾掉了，但是每次又考慮，他家里还有兩头大犍牛，犁耬耙具是全套的，將來社里要用着投資了，还可以从他身上打主意，一想到这里，就又把他的名字勾回來，現在在他这个名字旁边，寫了再勾，勾了再寫，已經成了一个很大的黑团团了。朱大閃看到这里的时候，又好好考慮了一陣，又勾來勾去的好

几次，最后嘆了一口气，还是把这个名字留下了。

另外一个名字也是勾过多少遍的，就是陈老石。陈老石是家貧農，在村里有个綽号叫作“閑不住”，他不是村干部，但是对村中的工作却很热心。他干活是出了名的，很細心，肯鑽研，兩只手总不閑着，經常从清早起來拾糞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兩头不和太陽見面；陰天下雨的时候总是在家里忙这忙那的；十冬腊月的时節也輕易看不見他在太陽地里蹲一蹲，說說閑話。解放以后这几年，生活比以前好了，可是因为家底太薄，直到現在生活还是挺艰窘。他家里劳动力不多，老婆常年是个病号，頂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子，今年才十七歲，所以生產上很难一下子大翻过身來。这次醞釀办社他倒很積極，三番五次背后向朱大閃要求入社。可是朱大閃考慮，办这个社好不容易才批准了，头一年無論如何要弄个名堂出來叫区里看看，首先就是要多增產点粮食，以后在上級面前才有話講，万一头一炮打不响，合作社办得不能增產，往后不是步步迈不开了嗎？他这样考慮的时候，就覺着陈老石家土薄地少，農具不够头，拉進社來是不是能把社帶坏了？所以他想叫老石緩一步，在外面待一个时期，等社办好了再說，因此对陈老石的要求就是含糊糊的，沒取明白答应。又加上这几天和別家在一塊兒醞釀的时候，有几家中農反映說，如果貧農進來的太多了，他們就寧可抽出腿去，因为在他們看起來，和这些少牛無馬的人們搭在一起是很不合算的。朱大閃听到了这种風声，在陈老石入社的問題上就更加勁搖起來。他心里只有一个想增產、想把社办好的念头，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些富裕戶身上了，所以对好多想入社的貧農他都尽可能地往外推，陈老石算是他最不舍得推出去的一个，可是考慮了再考慮，仍旧不能决定是

不是把这个名字寫上。今天到区里的时候，区委書記宋天右問了他好几遍，問他能不能保証社的巩固，叫他寧可戶数少一点，不要把架子拉得太大了。听区委書記話里的意思，主要是害怕冒進，害怕步子跨得太大了，要跌跤。朱大閃一想，少几戶就少几戶吧，別弄出問題來。这样一盤算，就决心不再打陈老石的主意了。現在，他望着那个改來划去的一大塊黑团团，又仔細的考慮了一番，最后，还是把陈老石的名字勾掉了。

一直考慮到天傍黑，朱大閃才出來召集开会。

今天大閃的嗓門的确格外高，他在村东头一喊，村西头差不多也能听见。但是他覺着这还不够，想一想哪几家是經常不大喜欢出來开会的，他又挨家逐戶地進去动員了一番，說明今天大会的重要性。剛跑完半条街，他早已滿头大汗了。

來到陈老石門口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考慮進去好还是不去好，这种犹犹豫豫的作風他向來是不喜欢的，馬上他决定了要到里面去跟老石談一談。

陈老石在院子当中摸着黑吃飯，看見朱大閃進來，連招呼也沒打，大閃故意咳嗽了一下，陈老石还是沒理。朱大閃只好搭訕地說：“什么事，老石哥，心里又不高兴嗎？”

“不高兴的事可多着啦，狗屎猫尿都擋路。”陈老石气憤憤地頂了一句。

朱大閃知道老石是为了入社的事發脾气，就和顏悅色地說：“你可別生气，这不是为了先給合作社打个底子嗎？你知道，第一年非增產不可，要是第一年成立合作社增不了產，那將來……”

陈老石不等他講完，又是劈头一句：“有我参加進去，底子就打不好了，就会帶累得你們減產，是不是？哼，这件事再別

談了，一句話：拉倒！老实說，你們那個臭厨子，還不值得沾我兩只手呢！”

朱大閃是老村幹部了，這樣的事情他經過見過納也太多了，所以不管老石怎么動態度，他還是一點不冒火，反而更加和氣的說：“將來社辦好了，還要請你來哪，你現在先去聽聽會去吧！”

“算了，以後咱再不談這件事！”陳老石斬釘截鐵地說：“你們去開你們的會，這與我無關系！”

“還是去一去好，咱們都是一家人嘛！”朱大閃仍然陪着笑說。

“說上天我也不信，”陳老石說。“咱們從今後井水不犯河水，你愛開什么會開什么會，我就是扭斷脖子筋，也用不着去聽你們那一套。”

朱大閃一看事情是沒法挽回了，只好一聲不響地退了出去，又去招呼別人趕快去開會。為了剛才這件事，他心里也是十分不自在。

第二章 陳玉蘭

陳老石是不是真下決心不去開會了呢？他要真能憋得住，人家也就不叫他“閑不住”了。朱大閃剛走以後，他還在嘴里嘟囔着一口一個不去，過了一刻鐘，就不嘟囔了。心里又一轉念，到底朱大閃開會是開些什麼事情？不去聽一聽還是怪不放心的，三想兩想，夾起自己坐慣了的小“交叉”來，也蹣跚蹣跚的走到會場來了。

大屋里人已經不少，陳老石選擇了一個偏僻地方坐下來，

旁边的人正在闐闐轟轟地說閑話，只聽見一個人說：“講老實話，我覺得現在參加還太早一點，可是大閃兩次三番地催着我答應，我看着他的面子，也就只好答應了。”接着又有一个人說：“大閃叫你干一件什么事，你說不干那是不行的，這一點你還沒看透嗎？”陳老石一听，这些人說話怎么跟自己是兩路勁，自己是滿心想參加却參加不上，怎么这里却有請他參加還不願參加的呢？他向說話的方向瞧了一眼，原來剛才說話的人，一个就是孫太和，另一个也是常和孫太和在一起的一个富裕中農。周圍還有几个人在听他們講的，也大部分不是很貧的戶。陳老石猛然覺得自己就象是坐錯了地方一樣，气得咳了一聲，夾起小“交叉”來，扭頭挪到另一個角上去。

这边角上也有人在閑談，陳老石又坐下去听，先聽見一個人說：“这个法子好是好，可是咱們这几个怎么都湊不上去呢？”另一个人說：“这你还不明白，人家是怕咱們進去沾了別人的光啊！”“咱沾誰的光？咱們干活不也是憑力气嗎？”“要講憑气力，你去和人家的牲口比比去，你还不如一条牛腿呢！”陳老石在这边一听，覺得对自己的口味，也就把頭往里伸了兩伸，發起言來：“大閃这件事办得我是很不同意，我看大閃是偏了个心眼！”別人也跟着發起議論來了，“大閃这样办事法，准得闐出意見來。”“誰有意見？还不就是咱这几个人有意見？”“这几个人？我看不只这几个人！”

这一堆人越談越热烈，大家都搶着說，很自然地大堆又分成几个小堆，这边一堆人議論着：“不是还没有正式報名嗎？等报名的时候咱們也去报报試試。”“还等你报名？有誰沒有誰还不早在大閃那个小本本上了？”另一堆人議論着：“依我看大閃也有他的难处，听說是区上不准办大了，就这样小打鑼鼓地

办，还几次三番沒批下來哩！”“大閃和咱們不能見外，叫我看还是那伙有牲口的不願意咱插進去，定准是他們慫恿着大閃不松手。”“大閃这也不对，他是村里的主事人嘛！”再有一小堆人圍着陈老石在那里發議論：“我看，咱們几个約合約合另搞个社！”“咱不叫別人当社長，咱推老石当咱們的社長！”“对呀！他整天‘閑不住’，得找个大差事給他干干，也叫咱老石忙火忙火。”有一个人引着，大伙兒哄的都笑起來。

朱大閃在台上拍着巴掌喊：“不要开小会！”大伙兒笑声停住，这才知道朱大閃早已就开始講話講了老半天啦！

陈老石也听了几句，听大閃講的还是合作社的重要性等等的問題，也沒談到什么具体事情，老石心里还在想着剛才大伙兒七言八語的那些話，無心听大閃講的，有些話左耳朵听進去，右耳朵又冒出來了。他心里只想：“大閃为什么办这样的事，到底他是对这些人有意見呢？还是有什么另外的道理？”越想問題越多，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

陈老石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想自己的問題。忽然听见身后边嘖嘖咯咯一陣笑声，回头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女兒陈玉蘭和朱大閃的兒子朱四虎手拉着手兒在一起談笑，陈老石登时沉下臉來，叫了女兒一声：“玉蘭，赶快跟我回家去！”

陈玉蘭不敢違拗父親的意思，又在四虎耳朵上噉噉喳喳說了几句話，就跟着他爹一轉弯走進小巷來了。

陈老石沒对女兒講什么。又走了一会，快到家門了，老石才啞声啞气地問了一句：“剛才你們笑什么？”

陈玉蘭的脾气和她爹不一样，她最愛說笑，一听她爹對她提出了問題，她就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啊呀，爹，你听大閃叔講得多好啊！咱庄成立了合作社啊，就要合作化！合作化

就是集体化，集体化就是社会主义，就要象人家苏联那样，拖拉机，什么电机……啊呀，多美啊！”说到这里，她禁不住跳了一个高兒，兩手拍了一下，不知道再往下怎么說才好。陈老石就在这时候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玉蘭猛一听，不知道她爹是什么意思，就停了一停，接着又說：“我們剛才高兴的就是这个呀！”

陈老石象是没听见女兒剛才那番話一样，却慢騰騰地說：“玉蘭，往后你要少和四虎接近！”

玉蘭呆住了，她想不到她爹会忽然說出这么一句吓人的話來，她不知道說什么好，待了半天才問：“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和四虎接近？”

陈老石想說些什么，忽然又觉得这些話不能对女兒講，嘆了一口气，又不講了。

“咱們不是也要参加合作社了嗎？”陈玉蘭問。

陈老石觉得心里一陣冤屈，可是他觉得这种心情在女兒面前暴露出來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停了一停，就坚决地說：“不，咱不参加！”

这句话对于陈玉蘭，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靂，在她看起來，她家一定要参加社，和她同四虎一定相好到底一样，都是永远不会發生問題的了。想不到她爹竟用那种态度对待她，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急走了几步，赶上她爹又問：“为什么咱不参加？”

“憑他們那伙人，干不出个好事來，哼，等着瞧吧！”陈老石象是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完这句话，老石徑自走進家去。玉蘭留在后面悄悄关起了大門。大門关好以后，她忽然一头伏在門框上，小声地哭

了起來。

第三章 朱四虎

陈玉蘭伏在門框上哭了一会之后，慢慢不哭了，呆了一会，她又悄悄地把关好的門打开，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走出門來，她脚步越走越快，后来就小跑起来，直走到一家三合房的小院子的矮矮的南牆外面，她扳着一棵小楊樹的枝干向里边望了望，里边已经没有灯亮，她又轻轻地喊了一声，里边也没有反应，于是她顺手从地下捡起一块小瓦片兒，向牆里一抛，不偏不斜，正打在堂屋西間那小窗櫺上。不多一会，就听见里边吱呀一声有人开了房門，陈玉蘭連忙把头缩回来躲在小楊樹后面，这时候小矮牆上出现了一个毛髮蓬松的人头，这就是刚才陪着玉蘭回家的朱四虎。

朱四虎东張西望了一会，才看清了躲在樹后的陈玉蘭，俯下身來輕輕地問：“你还没有睡？”

“你出來！”陈玉蘭說，声音里又帶着隱藏不住的笑意。

小青年一个鶴子翻身跨在牆头上，熟門熟路地伸手抓住小楊樹的枝干，再一跳就站在陈玉蘭面前了。他笑嘻嘻地湊到陈玉蘭跟前說：“我知道你还要來！”

女孩子微微向后退了一步，又用訴苦的声音說：“四虎哥，我爹說不参加合作社了！”

“怎么，他說不参加社？为什么？”朱四虎也觉得奇怪，就一个勁的追問。

陈玉蘭沒回答他的問題，緊接着又說：“他还叫我往后不要和你接近！”

“不和我接近，为什么？为什么？”小青年更着急了，一迭连声地問个不停。

“这是我爹說的，你去問他去，你問我干什么？我还知道他心里是为的什么嗎？”陈玉蘭帶着哭声說，又用手掩住臉，輕輕地伏在朱四虎的肩上。

朱四虎慌張起來，連忙又拿話安慰她：“不要緊，他一时想不开，早晚也会加入的，你別难过，咱們的事也不怕他不同意，將來……他不会不同意咱的，你說是嗎？”

“那么，咱們的試驗怎么办？”陈玉蘭帶着眼泪抬起头來問。

“試驗咱还是一样作。”朱四虎說：“我跟爹說一說，就在咱們社的地里找一塊，还是咱倆來作。”

“我爹不参加合作社怎么办？”

“那不要緊呀，咳，你別哭，你看，你又掉眼泪了，你怎么一点也想不开，你真傻！”朱四虎連說帶劝，好不容易才把陈玉蘭哄欢喜了。兩個人又談論起他們准备怎样作試驗和他們將來的生活計劃，把剛才的憂愁冲散了。

原來这两个小青年很早就在一起研究着作一些生產新办法的試驗，他們兩個人的感情也就通过这些共同的工作一天天更加密切起來。村里面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还没有專門研究生產技術这样的組織，朱大閃对这些事情向來是不大注意的，对于他們兩個人搞的試驗，也看成是小孩子玩意，沒有当正經事來過問過。他們兩個人却越來越对这些事情有了兴趣。为了怕人家嘲笑，他們就把一些試驗偷偷地作，前年秋天，他們試驗了防除腥烏麥的办法，可能是試驗的地片太小了，沒有見出什么成績。去年，他們又在高粱地里試驗了一種追肥的办法，結果倒長出了几棵特別高大的高粱。可是拿給

朱大閃看的時候，朱大閃偏偏不信，他硬說：“這幾棵高粱是種在糞堆底盤上了，才長得高的。”又說：“你們這種施肥辦法鬧着玩還可以，放在大片地上根本不適用，種庄稼不能象種花一樣細啊！”這樣硬不聽他們，他們的情緒還是沒有受到打擊，他們覺得自己的試驗見了效，就更加起勁了。今年，他們到外庄一個在什麼訓練班學習過的青年那里，學來了一種異花受粉的辦法，準備在今年夏天試驗玉米的去雄雜交。兩個人已經商量過多少次了，聽說要成立合作社，他們更覺得容易办了。想不到陳老石出來放了几炮，把陳玉蘭攪得心里好難過，直到朱四虎的巧嘴說服了玉蘭，使她相信一切還是有辦法，她心里才高興起來。

朱四虎在陳玉蘭面前誇下了海口，答應了對他爹講明試驗的計劃，讓他爹允許他們在合作社里作試驗，自從那天之後，他就天天想着怎樣向他爹來說明。可是這件事要作起來，也好不容易，因為朱四虎畢竟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雖然他爹在家庭里不象一般的封建老古板一樣，兒子對父親還是能夠站在平等地位上講話的，可是朱大閃的不喜歡接受別人意見也是出了名的，連區里下來個干部說句沒有分量的話，他都愛聽不聽，何況是自己的兒子呢？所以朱四虎在他父親面前也免不了有些拘束，幾次想談都沒有談，又因為對陳玉蘭早說好了，又想硬着頭皮也得說出來。

這一天，朱大閃在家里選玉米種，一邊選一邊閑扯起來。他說：“咳，別看咱們這庄稼活兒簡單，有些道理，你就是想一輩子也想不透。就說這玉米吧，它和一般的糧食就不一樣，五穀雜糧都是頭頂上開花結果，獨有玉米這種東西，頭頂上冒個穗兒却不結果，劈半腰里又鑽出大棒子來，你看這件事不是

蹊蹺嗎？”

朱四虎一听，这可是自己發言的机会來了。仗着自己还有点科学常識，就接着他爹這句話，把玉米为什么头上不結果的道理講了一遍，說明了玉米頭頂上竄出來的穗兒叫作雄蕊，半腰里冒出來的纓兒叫作雌蕊，雌蕊沒有雄蕊上面的花粉傳下來就不能受精，也就不能結果等等，說了一遍。一邊說一邊看他爹的臉色，朱大閃这一次大概因为不是正式談工作，臉上也沒有那一股子嚴肅勁兒，听了兒子的嚕嚕苏苏的解釋，还不住地点头。朱四虎一看形势不錯，就又說到玉米雜交的試驗办法，說明了这种办法怎样能够提高產量，他講得津津有味，朱大閃听得也滿有意思。

“咱們要想使玉米的產量提高，也应当試驗着实行这种新的办法。”朱四虎最后終於試探着把这个問題向他爹提了出來。

朱大閃这一次表現得很不保守，他摸了摸下巴，点了点头說：“將來是要这样办，咱們將來合作社里开辟上一塊試驗田，設上一个試驗小組，專門來研究提高產量的办法，讓咱們全社一年比一年多打粮食！”

朱四虎一听，心里喜之不尽，連忙接上說：“爹，你就把咱們村东头那塊黑土湖地交給我們吧！我，陈玉蘭，再找上几个青年团员，今年就可以动手試驗，我們保証能試驗成……”

正說到帶勁的地方，朱大閃忽然又搖了搖頭說：“今年？今年不行，凡事要有把握。”

朱四虎一下子被他爹這句話堵得進退兩难，滿臉通紅地問：“为什么今年不行？”

这时候，朱大閃說話又拿出來他工作时慣用的那种腔調，

是一种不象平常說話，而象是在大会上發言的時候那樣的一種腔調。他很嚴肅地說：“你知道，今年咱們的合作社是只許办好，不許办坏。好不容易才批准了这几戶成立社，万一头一年不能增產，將來不但不能擴大，区里还会下命令叫咱取消哩！”

“可是怎么不能增產，我們的試驗不就是为了增產嗎？”朱四虎叫喊着說。

“你們想的是为了增產，可是实际上办成办不成还没有把握，是不是？”朱大閃又拿出大人对小孩子講話的态度來說：“將來合作社巩固住了以后，我就豁上二畝地給你們試驗，可是現在剛剛头一年，可不能冒这样的險，咱們用不到增很多，反正要有把握，沒有把握的事是不能作的。”

“那么怎么办呢？”朱四虎失望地說。

“我倒有个办法。”朱大閃笑着說：“你不是和陈玉蘭一起試驗嗎？你和她家商量一下，叫陈老石拿出一点地來，那样影响不大……”

“他不是更不願意嗎？”四虎着急地說。

“咳，那家伙是有点老保守，新問題叫他認識是困难一些，可是……”

“你說人家老保守，可是你……”朱四虎的話越說越激烈了。这就是青年人的脾气，开头要說点事情的时候还考慮这考慮那，一等爭論起來以后，就什么也不顧了。

大閃赶忙站起來，“嘿”了一声說：“小孩子，随便說話，沒大沒小的，我还能有保守思想嗎？第一个領头办社的是我，我唯一就是要增產，要有絕對把握地增一点產，誰說我保守？”

“你就是保守！”四虎对他爹直截了当地說。